

款	圖	書	館
部門	冊	架	香
三	數	一	一
甲	一		七
三	六		
イ			

中華書局  
 古籍部  
 一六二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

韓愈退之著

論佛骨表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明治十七年改訂

上海圖書館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卷之四

英亦欲揚道教以抑釋教所以不能勝之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英亦欲揚道教以抑釋教所以不能勝之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齧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寶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郎時後也詞嚴義正千  
 載下尚有生氣明儒謂其未說到論佛宗旨當時

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佛得禍以破其惑可矣  
何暇論佛宗旨耶言有似是而無關緊要者此類  
是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慳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  
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  
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  
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  
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

コ(ホアレ)

ホ(ホアレ)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  
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  
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

十一(四十七)

二(四十八)

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  
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  
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  
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  
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  
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

開評叙

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諫蠹居基  
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  
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sub>年</sub>四聖傳序以至陛  
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  
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  
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  
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sub>年</sub>之外赫然興起南  
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  
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  
會而臣負罪嬰豐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  
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  
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儲同人云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為祿位  
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  
之意東坡云與其覲顏忍恥哀求於衆人不若歸  
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與此同義必若去不反顧窮

不告哀此小丈夫倖倖者之所為而謂賢者為之  
耶世儒之議此表者衆矣故略為言之  
前叙至潮一段寫刺史宣布德化父老扶杖懽呼  
古致淋漓直逼西漢後自表文章所長能稱誦有  
唐功德情詞哀惻不啻人子眷戀父母而呼號於  
膝下也

裴相公讓官表

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為相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  
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  
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  
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  
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  
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  
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



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  
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  
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  
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  
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  
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  
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  
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路恩私所被性命獲全  
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  
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

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舉傅說於版築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  
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  
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  
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  
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  
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  
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  
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  
任懇欵之至

淮西之役刺客傷裴度後當日廷臣有請罷度官以安王承宗李師道之議而憲宗決計征討遂欲相之度憂讒畏譏不得不出於讓也文能曲體度心聲光熒熒流露紙墨而對偶中渾浩流轉仍是漢京氣味所以獨高

論今年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早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

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  
 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  
 早○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  
 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  
 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  
 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  
 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  
 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不類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朱子考異云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

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

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之

以停選舉為救荒奇策舉朝無人可知文先說停

選舉正足以致旱更將有君無臣足以致旱痛切

言之然鋒銚亦太露矣既而不從公議卒停科舉

見唐代登科記中

吳郡力...  
 五...  
 以...  
 將...  
 不...  
 其...

復讐狀

舊唐書 憲宗紀

元和六年富平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救羣臣定議後配流循州見

右依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下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欲使並行不悖所以律無其條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能自言又恐言之於官事洩而反受其害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欲使所犯之時聚羣議而取諸上裁也。行文簡鍊，精核近陸宣公奏疏。柳子厚所駁，在誅與旌不可並行，昌黎所

議見經與律可以參用皆有功世教之文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東華閣西華閣

帝禘禘

唐高祖父名昞於周封唐公為世祖景  
皇帝祖名虎什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

曾祖名天錫為懿祖  
高祖名熙為獻祖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禘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裴郁議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開元十年  
立太廟九  
室獻祖懿  
祖太祖世  
祖高祖太  
宗高宗中  
宗睿宗

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歲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三。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李。燁。議。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  
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景。皇。帝。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  
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柳。冕。議。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  
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公。羊。傳。定。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歲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禮記卷八十八 禮記卷八十八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  
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  
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真西山云按韓公本意獻祖始祖其主當居初室  
百世不遷懿祖之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四時  
之享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  
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至多者也禘  
祫則推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叙  
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  
所屈之祭至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



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言云  
開元十年詔立九廟以景皇帝之祖父謚為懿獻乖於殷周之禮矣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不得以臣子而進退列祖也公意謂懿獻非不當祧但合祭時當暫屈太祖從昭南穆北之列耳唐代議禮文誰有此深切著明者真西山極賞之

言而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字九思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成進士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後隱中條山柳谷

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

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伏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詞折之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

○敘成定起 諸 不 言 不 去 不 為 不 仕 責 陽 城 止 旨

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

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故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以人窮言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實微然淮南子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淮南語而偶未之檢也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義妙論從尚書汝聽汝明句悟出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留餘地黃口具收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後效也

四問四答首尾關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辨亡王

命六代諸論得來。○後裴延齡逐陸贄城守延英閣上言帝欲相延齡城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廷延齡卒不相夫國家最重無如任相城力爭而陸贄得以保全延齡不得顯然執政其功大矣則城前此不言正擇其事之大者言之非不能言也。然韓公此論為諫官者當敬聽之。不得執亢宗藉口以入於脂韋之流。此義須分別觀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名在州縣未成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乎

高祖之祖  
名虞父名  
晒太宗名  
名隆基  
論近代宗  
名機近玄  
宗名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即言微不稱在二語一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澣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先引律次引經次引國家之典層層詰辨一結筆  
墨天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墨天敵... 伏未段... 許遠係敬宗之後... 缺作南霽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蟄蟻子之援所欲

以上詳辯  
許遠補李  
翰所未及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耶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齊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進明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此段敘南  
霽雲事補  
李翰所未  
及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韋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從張籍聞  
于嵩語敘  
張巡軼事  
補李翰所  
未及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并收拾于嵩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

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言補南

霽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中述于嵩述張  
 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  
 雲霄文至此可云不朽

唐史...  
 國語...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  
 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  
 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

釋言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  
 以言自解釋也此二字所本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細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  
 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已上伏時以  
 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張署李方叔及公凡三人獨愈為先收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唐書...  
 卷二...  
 三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  
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  
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  
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  
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  
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  
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  
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

喜家八家文讀本 卷二 臣

得此段作  
波瀾變化  
便覺通暢  
皆活文章  
於板處求  
靈須得此  
意

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先說讒言之不足畏，次說讒言之可畏，末段自歎自解，仍見讒言之不足畏。此憂讒畏譏之辭，不得已而託為寬解以自慰也。然誠至動物，究何損於韓公。彼譖人者，徒見其如鬼如蜮而已。

韓公知書入言封其其收與收融而也  
子而并其黃編以自換也然雖至極時矣何財法  
自謂其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其難言之不長與也黃編其難之編不難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

韓愈退之著

宰相書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  
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  
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  
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辭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惟○韓○子○能○自○道○  
妙○在○不○諱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以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惟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

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惟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



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  
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  
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  
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  
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  
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  
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  
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

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  
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  
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  
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  
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  
而求仕者。而宰相不尊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  
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通達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

唐。宋。八。家。文。言。卷。三。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  
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  
○作○東○匡○劉○時○有○之有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  
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  
○女○若○推○開○自○已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  
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儲同人云文章至西漢極盛矣。然西漢文原有兩  
種。其一為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藻耀風流一  
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轉相倣效遂為誇多鬪靡駢

四儷六之祖。其一晁賈之論事。司馬相如之從諛。  
子長之發憤。雖體裁各出。要皆雄偉頓挫。直寫胸  
臆。其尤醇者。則董仲舒。劉向。揚雄。原本經術。不為  
浮辭。雍雍乎儒者之言。大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追  
配者罕。沿及魏晉。而遺響絕矣。公此文。是以漢法  
掃六朝。尤以漢大家之美。掃鄒枚也。學者槩言公  
文。紹西漢。不知六朝之文。其濫觴亦在西漢時。顧  
所擇何如耳。  
大指謂宰相宜長養教育人材。君子既抱負在己。  
宜出其所成就。以見用於世。上不必待其自舉。下

亦不嫌於自進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同於後世樹  
私人干祿位已也通體紆餘端厚最近劉子政文  
無如時相為趙憬賈耽盧邁庸劣之徒故三上書  
而竟不報○二篇陳情以感之故情隘辭盛三  
篇直辭以折之故聲色近厲文極變態而身分不  
無太貶矣所以獨存首篇外間選本獨去首篇何  
也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突起清闊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  
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轉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獷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轉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  
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韓文善轉  
故濤頭賦  
湧人比之  
於湖

夢際  
入此  
弟無更錄  
博芝香軒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前矣。聊試仰首。嗚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如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嗚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刻此文以窮字為眼目。○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為長技。如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再拜天。○

上兵部李侍郎書

名異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七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  
甯戚高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  
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  
所。以。貴。乎。知。已。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  
江。西。觀。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舉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  
察。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  
兵。部。侍郎。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  
遇。其。人。而。不。加。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醜明之言。不發於  
振。拔。終。無。致。身。之。時。矣。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

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  
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得力古文。於逢迎世故。自不通曉。不得不有望於  
知己之振拔也。格律謹嚴。光焰騰上。第李巽庸劣  
而以知己望之。未可謂之知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與少室李拾遺書' and '渤隱於中嶽少室時以書徵'）

與少室李拾遺書 渤隱於中嶽少室時以書徵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  
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觀  
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如不久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  
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  
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  
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既委至若干  
李錡劉闢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  
州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

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之。不。得。不。從。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又。進。一。風。日。使。善人斯進其類文。勢。又。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

曲。折。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勸其出復激之使不得不出後渤雖辭疾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未必非有感於韓公之言也

唐史八家文選卷之三

... 臣等謹按... 濟在忠義傳... 必反即... 詐為暗棄去... 卒不汙祿山父子事... 取足不于州縣... 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 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 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 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答元侍御書 名積

唐史○孰濟在忠義傳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  
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  
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  
取足不于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  
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足下○積○奏○河○南○尹○房以抗直喜立事  
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  
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  
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  
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唐史八家文選卷之三



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見。逢。與。微。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之。止。自。可。入。史。不。止。因。濟。以。傳。惜。微。之。晚。節。不。終。史。祇。書。其。敗。闕。也。既承命又執筆以埃。守志不屈與樂道人善。見史得並書表甄濟亦以勉侍御也。○濟字孟成。安祿山封刀召之。以佯疾免。繼安慶緒致之。亦不屈。後肅宗使受偽命者。遙望見濟以愧其心。蓋重之也。

與孟尚書書

名簡字幾道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素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  
 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如而宋人猶謂惑於大顯禍福之說謬矣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

之者其亦作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唐書八家文讀本卷三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忽抑忽揚筆下有生龍虎氣太史公後不多見此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僂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

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

半大明所以開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識見亦增長筆力。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吳元濟二月命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朝廷以我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

祭踞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  
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  
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類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  
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文獨為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  
宜為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  
次年公綽

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  
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略嚴明可知

<p>其子冉與鄂州柳中丞書</p>	<p>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p>	<p>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提童</p>	<p>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p>	<p>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p>	<p>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p>	<p>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p>	<p>羆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p>	<p>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p>	<p>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p>
-------------------	----------------------------	-----------------------------	-----------------------------	-----------------------------	-----------------------------	-----------------------------	-----------------------------	-----------------------------	-----------------------------

其子冉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

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羆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且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遠咨益增忻悚夫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王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兵之害以之利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未以召募勝於徵兵欲其甲  
兵足用以圖進取此韓公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  
此意而此篇又切實言之

其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  
 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老子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  
 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  
 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  
 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  
 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  
 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老子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



唐書家文讀本

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

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

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只澹澹一二語傳出深情篇中三樂字一悲字一

幸字天然關照

東坡先生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名頓為襄陽大都督驕蹇不  
法卒以入朝坐其子敏殺人  
失位自囚死謚為厲其人不足稱也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

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維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

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

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太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

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

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

唐書家文讀本

卷三

年

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  
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伴。憚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馭勁氣。沮金石。盈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  
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  
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  
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  
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稱道于公。實為過情。而論文語。至當切要。非真有  
得於中者。不足以形也。

皇朝八家文讀本卷三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  
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  
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皇朝八家文讀本

卷三

三

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此論常理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此論氣數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

揭出濟天下本條

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張建封卒後軍亂公已先去

衛書意大率勸公亟取祿位以救天下不當諉為時命公意濟世本我素懷然謂必得祿位恐流入於枉道詭遇一途惟盡其在我而付窮達於不可知之數則隨在皆樂天安命之時也直截了當不為支詞此公信道能篤處

卷之六

為支請此公計數請就其  
 決之便與爾有無難天也命  
 法林直論其對莊嚴其奔奔而  
 相命公意爾此本奔奔對莊嚴  
 備書其夫率備公逐項若對以  
 目效其下喜吾對莊嚴其奔奔  
 張郭草樹英密出無難與因與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三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何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又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文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

為謂

書所為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吾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三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候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不。朽。乃。見。文。夫。本。領。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立。功。立。言。兩。意。並。行。而。注。意。又。在。後。段。  
將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制科不遇。不得以獻玉。刖足比能宏濟時艱。著書垂後。丈夫本領。故自在也。胸中鬱律。借此書傾吐。讀去疑有風霆繞其筆端。當時善進取者。安在而公名與日月並光。人之所重。果在科名耶。

而公亦與日俱進矣人之所重者其德也  
德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  
德廢則人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  
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居則貴道而  
行則貴德也夫德者下之所歸而財  
者下之所聚也夫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故君子居則貴道而行則貴德也

與崔羣書 字敦詩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觀察使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猶前哲所以禦外物者也。  
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子。有。句。云。諸。病。從。心。生。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指。疾。病。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爾正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次。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然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墨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

卷之三

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遠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芻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此即莊子人之小人之天之君子之意。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乎。

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屈身幕府。非敦詩所樂。與己落拓一官相似。末段以賢愚食報。每每倒置。舉而歸之不可知之天。而仍以立身行己自勉。蓋不可知者聽之無可如何。所可主者盡其在我。初無責報之心也。此昌黎高於莊子柳州處。與致衛中行書可以參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自於' and '其'）*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

唐書八家文讀本

卷三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質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臨文細心檢擇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  
 汨異

作文根抵  
 則云約六  
 經之旨而  
 成文作文  
 神境則云  
 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  
 下皆宜評  
 韓文者不  
 能外此矣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  
 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謝文素不  
不習宜持  
言以誠身  
軒欲問  
為文辭  
錄其言  
於文辭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以古之立言為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氣者。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後蘇明允上歐陽公書。末段全學此處。而生平得力。又自各別。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綫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

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所得在此，告人亦在此。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前。輩。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儲同人云：答劉正夫是作文要旨，答李嗣是用功節奏，二書闕一不可。師古聖賢人，師其意，惟其是。三層即是立異，立異即是能自樹立者。作文要領，括出示人，不似後人。但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也。不師古聖賢人，雷同。

勦說而已如何立異如何能自樹立近人將師古  
 與立異看作兩層所以詭幻百出文品日下  
 與古望賢入明其意對其長三言四言五異立異  
 謂奏一書關一不  
 論同入云容體並為最於文要首者李師異用  
 愈白  
 早顯之安辨不其而育以爲等也或下以爲同  
 且下亦同而夫斯者又嘗出也於其意然則  
 然其自於今者必其精者出而常以此爲其愈於  
 非所謂自樹立不問其出也其出也其出也

答尉遲生書

名汾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  
 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  
 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  
 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  
 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  
 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  
 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唐文苑英華卷三

三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大夫。其。道。

文必本乎其實。猶白賁無飾。自然致飾而亨也。若其實不存。同於木無根。水無源。立見其枯涸而已。

文入手一段。論文之義已盡。繼今以言。引而申之。去。爾。豈外此。別有文章之道邪。

而。其。言。論。之。道。亦。不。可。不。以。為。意。也。夫。其。言。論。之。道。亦。不。可。不。以。為。意。也。夫。其。言。論。之。道。亦。不。可。不。以。為。意。也。

答呂監山人書

不答呂監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

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

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

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或擒或縱。未段即以責已者。卜其立朝氣節眼界不同。總欲裁山入之狂簡而進以道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郎中名虔侯喜字叔延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

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  
 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  
 正如此耳。身林。滴。悲。壯。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  
 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  
 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  
 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  
 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

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  
 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  
 獻於左右焉。謹狀。

薦侯生耳。偏寫出知己之感。古今所難。若不專為  
 侯生起見。最有地步。

<p>唐史八家元言</p>	<p>卷三</p>	<p>三</p>
---------------	-----------	----------

